

张居正振弊易变与皇权掣肘

张世春

(荆州区文联,湖北 荆州 434023)

摘要:张居正由荆州江陵入仕,直达大明皇权中枢。世称神童天才,但其能力本领却是荆楚文化孕育使然。他适逢乱世,慨然以天下为己任,冒险削辽藩,为革故鼎新投石问路。他秉权十年,大明得以起衰振堕。然而,他主政改革,实际上是在皇权樊篱下运作,触动的是皇权集团的利益。他使大明王朝闪现民族复兴曙光,但最终却家破名毁。张居正为大明王朝精心设计的法治蓝图,被封建皇权残酷地阻断摧毁,他的人格与功勋却永载史册。

关键词:张居正;改革;皇权

分类号:K248.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20)06-0048-05

张居正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。他少有高远志向,年轻得志,以身殉国,全赖大明凋萎起振之时,楚都文脉发育之地利,造化天资聪颖之灵性。张居正毫无基层理政实践,却一步登天,直达中央中枢,辅佐神宗皇帝十年,主持万历维新变法,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。张居正去世,他的功名建树遭遇皇权扼杀,定格成历史绝唱。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。

一、文史沃野 改革摇篮 治国问政调研基地

张居正有着浓郁的故乡情结。他一生读书理政,始于楚都,终于京都,两点一线,别无他去。他的治国理念形成于楚都,成熟及施展于京都。因此,荆州江陵故乡是张居正成长的摇篮,是万历新政的“孵化器”。

荆楚文化的地缘环境与张居正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,造就了这位政治伟人。张居正虽非阉宦衣冠之族,但其祖父张镇在辽王府当保安,加上他本人是小辽王的陪读,其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就属体面之家了。张家与辽府生活条件的悬殊,应该是张居正奋进拼搏的动力。然而,张居正出入江陵古城,所见底层民众衣衫褴褛,度日艰辛,较之辽府与张府,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也会油然而生。

张居正出生至初入京师,正是大明王朝中道衰落之时。此时,他已经有了以天下为己任、与大明共命运的思想。嘉靖二十六年(1547),张居正向世宗皇帝呈《论时政疏》,高谈改革变法,可是没有得到回应。此后他静观三年,告假回江陵养病。其实,30岁左右小伙并无大恙。他是带着起振王朝使命,回乡问政调研,寻求救国之策来了。张居正深知,古今之人树显勋成大业万世不朽者,多不在清平安乐之时,而在国步艰难之日,此时正是自己担当强国使命的最好时机。

嘉靖三十年(1551),他在《题仲宣楼》诗里说:“百雉枕江烟,危楼倚碧天。望随云共没,心与日俱悬。”^[1](P2454)]并将江陵城里的新宅取名“捧日楼”。这就是张居正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抱负担当。

荆州是湖广富饶大府,所辖江陵为州郡首县,荆州府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大明王朝的缩影。张居正还乡,接触了辽王及府县高层官员,到夷陵、荆门、江陵、潜江等州县与农民交谈,对社会政治与农商经济进行了考察。此时,他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《荆州府题名记》与《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》等文章里,农商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《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》文章里。

张居正养病期间,正值礼部侍郎袁祖唐及兵部主事徐学谟前后任荆州知府交接。张居正常与袁徐

两太守讨论政事国策。袁祖唐离任前在府署内立了一块题名碑,记载了唐宋以来荆州府重要官员的政绩,用来警示之后的官员务必勤勉正直,报效国家。接任知府徐学谟请张居正为袁太守的题名碑作《荆州府题名记》。张居正读完袁祖唐碑文,深为感动。他说:“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,出守兹郡三年,既政成民熙。”^{[1](P1987)}碑记中的人“或有贤能取卿相,显名当世,鸿猷遗惠,至今诵之不衰”^{[1](P1988)}。“世之言吏治者称两汉,然余不敢远引异代,即如国之初”^{[1](P1988)},就是他所追求的理想时代。

张居正在《荆州府题名记》中,表达了他对大明王朝时局的看法。“居正既得览观前守行实,因以慨风俗之盛衰,乃喟然称曰,嗟乎,夫弛张之道,岂不由时变哉。今闻里中父老,往往言成化弘治间,其吏治民俗流风,蔑如也。是时明有天下几百年,道化汪濊,风俗淳古。”^{[1](P1988)}“荆州为楚中巨郡,户口蕃殖,狱讼希简,民各安其乡里,亲爱长吏。”^{[1](P1988)}接着,张居正笔锋急转,说当前社会存在三大问题:一是“宗藩繁盛,骖权挠正,法贷于隐蔽”,二是“田赋不均,贫农失业,而民苦于兼并”,三是“侨户杂居,狡伪权诡,俗坏于偷靡”。^{[1](P1988)}所以,现在要“振弊易变,与时弛张”,即与时俱进,改革变法。接着,张居正又谈论了如何“救弊”,谁来改革?他说:“语曰,圣人不能违时,振弊易变与时弛张,亦各务在宜民而已。居今之世用曩之治,欲因常袭故以希治平,譬以乡饮酒之礼,理军市也,亦必不可几矣。”^{[1](P1989)}改革是痛苦的,用乡下请客喝酒的办法是行不通的。至于今后谁来改革变法,他说道:“是皆不可知也,姑记此以俟来者。”^{[1](P1989)}张居正“振弊易变”“与时弛张”的呼声,正是他的诉求。因此,《荆州府题名记》是张居正改革变法的“出师表”。

《赠水部周汉浦樵竣还朝序》是张居正发展商品经济,搞活财政税收的精辟论述。他搞活经济的思想,维新十年一以贯之。《赠水部周汉浦樵竣还朝序》一文,被收入大学教材,其内容曾经被列为高考命题。

江陵县所辖之沙市,是长江中上游繁荣的商贸港口都邑。元代沙市首设录事司,专管城市商贸和海关。张居正曾专门到沙市,和朝廷派遣税官周汉浦讨论国家税收。《赠水部周汉浦樵竣还朝序》一文巧妙设计“张子”与“周子”的对话,涉及海关榷税、商旅交通、农商互利等问题。他认为农商本应一体,通商应该轻税;商不通无以利农,农病则无以资商。“故农商之势,常若权衡。然至于病,乃无以济也”,

“农夫藜藿不饱,而大贾持其赢余,役使贫民,执政者患之”,“欲物力不屈,则莫若省征发,以厚农而资商。欲民用不困,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”。^{[3](P1937~1938)}他经常阅读《盐铁论》,认为国家富裕,光靠节俭不行,还要厚入。“故古之理财者,汰浮溢而不务厚入,节漏费而不开利源,不幸而至于匮乏。犹当计度久远,以植国本厚元元也。”^{[3](P1938)}

张居正提出“厚农资商,厚商利农”和“植国本厚元元”,这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思想。他提出的“轻关税”理论,体现了“放水养鱼,不竭泽而渔”、利用“政策杠杆”发展商贸的思想。嘉靖中期,张居正改革税制,促进农商物流,增加国家收入,应该属于早期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。

二、挺进中枢 结缘首辅 废辽藩为秉政投石

张居正回朝后,再也没有发表朝政文论。对于宫廷缠斗追杀,他冷静观察,不选边站队,最后被首辅徐阶看中。自此,张居正终于有机会直接面见皇帝,展示他的政治才华。隆庆元年(1567)二月,张居正擢任吏部左侍郎,入阁中枢。

对于徐阶的栽培,张居正感恩之情溢于言表。他说:“正起自寒士,非阀阅衣冠之族,乏金张左右之容,弱冠登朝,赖相公甄拔,厕在下弟子,深蒙鉴奖。”^{[1](P1883)}“相公德冠宇宙,知兼众哲”,“然自惟受恩深重,苟有效于涓埃,即剖肝裂肤在所不辞。”^{[1](P1884)}由此,两人正式结为同盟,共谋朝政。之后,张居正决定废除辽藩,为他今后振弊易变投石问路。

荆州府第一代辽王朱植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五子,洪武二十五年封辽王,建文初年改封荆州,永乐元年入驻江陵城。朱植去世后,其后人七代因袭藩封辽王。明制皇子封亲王,授金册金宝,岁禄万石,府置官属,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,多者达万人,隶籍兵部。第七代辽王朱宪爝,与张居正的关系可谓至亲至疏。至亲者,张居正与朱宪爝为同龄同学,朱宪爝善书画,喜吟咏,亦为张居正的诗文朋友,张居正祖父张镇为辽王府侍卫。因此,张居正常常自由出入辽王府;至疏者,朱宪爝学业不及张居正,常受生母辽王妃数落,从而妒忌张居正。嘉靖十九年(1540),张居正中举,朱宪爝以祝贺为由,请张居正祖父张镇吃酒,张镇被灌死。

世宗崩,穆宗即位,张居正选择此时削藩废辽,是个非常好的机会,也完全符合他矜持老道的性格。

嘉靖皇帝驾崩,是因为他信道教,被术士用金丹毒死。因此,徐阶下令,凡术士施行巫术,一律下狱。

其一,朱宪爝是湖广荆州地区最大的道士。他因信奉道教,被嘉靖皇帝赐“清微忠教真人”法号及金印,因此朱宪爝是荆州地区所有道教人物的道长。他施法打醮,广纳道众,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治安,阻碍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。因此废除朱宪爝,势在必行。

其二,徐阶与张居正共谋国事,加上张居正是隆庆皇帝的老师,无须考虑废辽干扰。张居正时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,预机务就是执行决策的号令者。此时,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因道士害死父皇,也非常痛恨朱宪爝之类的道士。

其三,辽王藩封荆州长达160多年,增加了人民负担,干扰了地方官署行政。辽王的王子王孙在江陵城内建王宫王府近20余座。宫府内楼台亭阁,山水园林,宗人杂役数千,生活开销全由地方负担。同时,他们还私设刑狱,强抢民女,打劫财物,咆哮府县衙门,索取俸禄时有发生。成化年间,荆州知府赵琬上疏朝廷,要求裁减辽王靡费,得罪辽王,被迫辞官。弘治年间,松滋王府宗人在辽王女婿的唆使下,强闯荆州府衙门,要求支付岁禄,后引发闹事,侵犯了荆州民众的利益。嘉靖后期,朱宪爝目空一切,滥用酷刑,私封侯伯,蔑视天子使臣,常常施法打醮,装神弄鬼,扰乱社会。实际上,辽藩已经成为荆州地方的毒瘤。

其四,朝廷削藩不乏先例。正统三年(1438),湖广巡抚吴政奏四代辽王朱贵烺不友弟,待庶母寡恩,捶死辽王府长史杜述。朱贵烺被召讯京师,供认淫秽黷伦凶暴诸多不法事。第二年四月,被废为庶人,打发到龙山,即今八岭山看守辽简王朱植的陵园。

张居正废除辽藩,没有明确史料记载,但是其证据链非常完整,指向明确。

一是张居正在辽藩对荆州地方政权与人民的骚扰祸害方面,早有声讨。嘉靖二十八年(1549),张居正呈《论时政疏》,直指五大“时政重病”。其中第一条,“乃今一二宗藩,不思师法祖训,制节谨度,以承天休。而舍侯王之尊,竟求真人之号,招集方术遁逃之人,惑民耳目。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,以张其势。而内实奸贪淫虐,陵轹有司,朘刻小民,以纵其欲。”^{[2](P35)}张居正还在《荆州府题名记》里,指陈荆州三大“时弊”,第一条“宗藩繁盛,骫权挠正”就是藩封辽王的问题。张居正作《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》,再提辽藩问题,称辽王为荆州“权蝎”。他说:“其权蝎

为最大患,即贵家侈族持吏短长数十,謁以挠正,从来久矣。其宗室岁禄仰给有司,异时诸宗中有号,为贫者数十百人日入公府,喧呼横索。欲尽应所求,则民力不及,即不应则宣呼丑诋。太守日与是曹酬接不暇,又何暇治罪民事乎?”^{[1](P1938)}希望袁祖唐进京直陈皇上,彻底解决荆州辽藩害政问题。

二是张居正责怪御史洪朝选,弹劾朱宪爝没有追加其造反罪。隆庆元年(1567),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湖广巡抚陈省,首次上疏弹劾辽王朱宪爝,列举了辽王的很多罪状。隆庆帝诏夺了辽王法号及金印。次年,湖广巡按郅光先再次弹劾辽王,诉其淫虐僭越十三大罪。朝廷再派刑部侍郎洪朝选至荆州核査。洪朝选到达湖广荆州,副使施笃臣因痛恨朱宪爝,伪造其行贿洪朝选的文书,朱宪爝挂起巨大的白旗喊冤。施笃臣因此惊呼辽王举旗造反,并派五百兵包围辽王府。

后来,洪朝选向朝廷禀报,朱宪爝确有大罪,宜诛,但造反罪不成立。隆庆帝念朱宪爝系皇室宗亲,免其死,废为庶人,辽国藩封从此废除。

《辽王植传》记载:“朝选还朝,实王罪,不言王反。大学士张居正家荆州,故与宪爝有隙,嫌朝选不坐宪爝反,久之属巡抚都御史劳堪,罗织朝选死狱中。”^{[3](P369)}从“罗织朝选”四个字可以清楚地看出,张居正确系废辽藩的暗中推手。《张居正传》也记载:“御史羊可立复追论居正罪,指居正构辽庶人宪爝狱。庶人妃因上疏辩冤。”^{[3](P602)}

张居正对辽藩从愤恨声讨到成功废除,历时25年。笔者认为,废除辽藩不是张居正个人恩怨使然,而是他企图改革变法的前奏与序幕。革除藩封对理顺国家行政管辖,清除封王对地方政府的干扰,减轻当地人民的赋税劳役,稳定社会秩序,具有时代发展的进步意义。

张居正反对“和尚道士”施法求仙,养生长寿,从而影响帝王治国的思想,在《帝鉴图说》中多有体现。《帝鉴图说》一百多篇课文,就有六课涉及此内容。比如《遣归方士》,张居正说:“自古生必有死,神仙之说都是虚诞。……神仙之说,原是谄谀之人干求恩宠,……遂托为渺茫玄远之说,以惑动人主之意。”^{[4](P185)}再如《遣使求仙》,张居正说:“尝观秦始皇既平六国,平生志欲无不遂者。所不可必得者,寿耳。于是信方士之言,觅不死之药,竟为徐市等所诳,何其愚哉。至汉武帝亦遣方士入海,求蓬莱安期生之属,终不可得。迨其末年,始悔为方士所欺。乃曰,天下岂有仙人,尽妖妄耳!呜,亦晚矣!宜史臣

表而出之，以戒后世主之惑于方士者。”^{[4] (P326)}

三、辅佐少帝 维新变法 复兴强国初见成效

万历年间，张居正对内与冯保及李太后形成后宫联盟，结束了嘉靖和隆庆时期的宫廷内斗，赢得了宝贵的改革复兴机遇。吏制上推行考成法，提高政府办事效能，加快国家机器运转速度；经济上钱粮赋税推行“一条鞭”法，减轻了农民负担，增加了财政收入，强化了造血功能；国防上重用抗倭大将，放开边贸交易，既震慑了入侵之敌，又维护了边疆稳定。同时，张居正提出储备足够四方水旱之灾、疆场意外之钱粮，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。张居正初政六七年间，大明国朝起衰振堕，面貌焕然一新。

张居正在北方开放马市交易，以内地商品交换少数民族的良马，既减少朝廷饲养军马的开销，引进了大批良马，又解决了俺答长期侵犯北方边疆所带来的诸多战争烦扰与消耗。恢复并加强海上贸易，重新开辟财源，使朝廷岁收大增。大明海上贸易起于永乐早期，浙江至云南设五处市舶司与市舶提举司，主管东南沿海对外贸易。武宗时期，海上贸易达到高峰。郑和下西洋，代表明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空前阶段，它不仅增加了国家收入，增强了大明的国际威望，还为大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

但是，明朝的海上交易也引来海外敌人，尤其是倭寇的觊觎。嘉靖二年（1523），朝廷以倭寇起于市舶为由，遂取消各处海外贸易管理司。边海及贸易失去管制，倭寇猖獗，宁波至广州沿海城市及乡村，受到倭寇的严重骚扰。鉴于此，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，朝廷再议设市舶司，未果。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张居正果断恢复嘉靖朝以前所有的外贸司，并新设了广东南澳总兵官署，镇守漳州、泉州等海防要害。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张居正再设天津巡抚官署，管理东北海上贸易。由此，自天津至广西云南边境的对外贸易全线展开。

隆庆年间，大明国库空虚，军饷和朝廷官员的薪水都难以支出。万历维新短短十年，大明起死回生。到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国库粮食可支10年，年积金450万两，其中大部分积金来自对外贸易。张居正的治国理政方略，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，都不外乎如此手段。450年前，张居正一介书生，有如此丰富强悍的治国理政举措，是中国时代进步力量的强烈显示。

张居正十年改革维新，基本上是稳步推进的。

无论是政治改革，还是经济改革，都是一步到位，运转自如，展示了他娴熟镇定的驾御能力。张居正的这种超常的治国本领，应该得益于他在楚都的灵性感悟和考察锻炼。

张居正从零开始培养小皇帝，教材选编、人格塑造、治国本领诸事，无不赤胆忠心。他既是小皇帝朱翊钧的老师，也似父亲，更似“亲政王”。张居正良苦调教，使朱翊钧这个超级纨绔子弟，成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张居正去世，其执政理念与风格得到首辅申时行的继承，是张居正改革维新的延续与贡献。

丁忧与夺情是对张居正改革最大的障碍和考验。张居正不回家为其父守孝，破的是大明封建礼制，守住的却是大明国家复兴之大业。短短十年，他为中国历史文化增添了“万历维新”“一条鞭法”“考成法”“戚继光抗倭”等伟大遗产。更为经典的是，张居正为小皇帝所编课本《帝鉴图说》，严谨适时，深刻有趣，直到光绪皇帝都还在用。他的法治思想，至今都是依法治国的借鉴与参考史料。总之，张居正用一生谱写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英壮丽而辉煌的篇章。

张居正及其事业是在楚都这个文化摇篮里摇出来的。他为了报答家乡，去世时即万历十年六月之前，举国家之力重新修筑了江陵城，即荆州城墙。筑城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自浙江、江西以及大明荆州驻军的千户百户。目前发现城墙砖铭文有姓名可考者共27人。如今完整的原版万历城墙尚存约五六公里，是张居正留给荆州乃至国人的历史文化瑰宝，也是荆州古城旅游景观最为耀眼的亮点。

四、人亡政息 学子铄师 皇权摧毁时代发展

张居正去世，恩师成仇寇。一场方兴未艾的大明强国复兴，顿时铄毁于封建皇权制度。对此，后人褒贬纷争。清顺治皇帝说：“明相张居正当主少国疑之日，乾纲若不独揽，天下事便成道旁筑舍哉。”^{[1] (P2005)}

张居正所处的环境与地位，的确是后人评价张居正之要旨。那么，张居正被毁损，又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呢？

一是张居正代表的时代进步力量与封建皇权制度严重失衡，无法匹配。所谓维新、革新、变法，都是有天花板的，它是在皇权制度基础上的修补与粉饰。砸烂天花板称革命，而非革新。张居正秉权，出于封

建儒家文人品质,愚忠皇帝,根本不可能冲破天花板,这就是中国封建文化产生悲剧人物的环境。张居正幸有善死,却没有善终。张居正去世,冲锋在前的清算者张诚、邱橐、羊可立等等,无一不是皇权制度的维护者。他们视改革变法为大逆不道,故张诚成为神宗皇帝监视张居正的奸细。邱橐没有被张居正所用,故诉张居正改革变法八条罪,并残酷地清剿张居正的老家,害死多人。邱橐死,神宗皇帝给他国葬。羊可立最早提出弹劾张居正,神宗赞他搞奸发伏,利在社稷,并赐御书“尽忠言事”。这就是在皇权制度下,国难出奸臣,良将无善终的明证。

二是小皇帝心理与人格郁积的强烈反弹与发泄。神宗即位后受到严酷管束。“太后教帝颇严,帝或不读书即召,使长跪,数其过。帝涕泣请改乃已。”^{[3](P363)} 太后将小皇帝和张居正关系塑造成“警察与小偷”,“每切责之,且曰,使张先生闻奈何。于是帝甚惮居正。及帝渐长心厌之”^{[3](P363)}。甚至皇帝大婚后,太后还罚他长跪。皇帝心理人格扭曲,逝去的威严帝师正好成为他挽回脸面的标靶。但皇帝奈何不了太后,就要报复后宫联盟的冯保与张居正。张居正去世仅6个月,张鲸、张诚便主动向冯保发起攻击,这是为动手张居正投石问路。刚开始,神宗对冯保动手尚有顾忌。后来,张诚等极力鼓动,神宗终于尽籍其家。3个月后,“帝疑居正多蓄,益心艳之”^{[3](P602)}。接着,言官才敢肆无忌惮地弹劾张居正。神宗皇帝毁掉张居正的理由十分无耻,一是“疑”,二是“艳”。由此,足见小皇帝朱翊钧极不成熟的小孩子心态。学生迫害老师,是叛逆心理压抑的高度发泄,是非成熟人格的应激反应。对于张居正来说,朱翊钧既不是仁德的皇帝,更不是尊师的学生。他给后世学生带了一个极坏的头。他不仅铄毁了恩师,还摧毁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新时代。

三是张居正暗削辽藩,也为他埋下了祸根。辽

藩虽为荆州社会的赘物,但毕竟受皇权庇护,太岁头上岂容动土。另外,张居正及其家族过分“扬名声,显父母”,也是致祸的原因。万历元年(1573),张居正在江陵城大修捧日楼、纯忠堂,立牌坊,建南园、东园。家用瓷器均落“大明万历”“捧日楼”“纯忠堂”等款识。楼堂高悬皇帝赐赉匾牌。宅舍有抚台派兵看守。其父坟墓有神道石仲翁等,规格几乎超过一代辽王朱植。嫉妒心理容不得眼前熟人的任何强项,他们无时不在觊觎。他们不想取代强者,而只想看到强者倒霉,甚至摧毁他。这就是嫉妒心理的铁律。

张居正“夺情后,益偏执,其所黜陟,多由爱憎”^{[3](P603)}。为了改革能够顺利进行,张居正信赖重用者基本上都是湖广荆州人,故世以此益恶之。张居正不是神,后人研究者当然不宜用现代标准去苛刻。但他作为寒士书生,从荆州一步跨进京师,突兀矗显于朝宰,史家评论是否会酸涩不平呢?

张居正是政治家,不是文学家。纵观张居正尊崇法治的文章,他都是将食古不化的官员称为迂腐文学诸生。沈鲤是万历十二年的吏部尚书,他如此评价张居正:“公生平不屑为文人,然其制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。”^{[1](P1949)} 政治家评论张居正均属地道中肯,而文士们评论则多有偏见。治国者与治文者经过迥异,评价参差,故不可并论。万历五年(1577),文学青年邹元标曾骂张居正夺情为禽毳,被打断一条腿后戍边。44年后,70岁高龄的邹元标向熹宗皇帝上疏,首次提出为张居正平反昭雪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崔龙见,黄义尊.江陵县志(乾隆卷)[M].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,1970.
- [2]朱东润.张居正大传[M].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
- [3]二十五史(第10册)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,1986.
- [4]贾乃谦.帝鉴图说评注[M].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6.

责任编辑 刘春丽 E-mail:157476703@qq.com